

微生活

## 储蓄时光

□朱明坤(上海)

周末收拾书房,在书架顶层摸到个硬东西。拿下来看,是个陶土存钱罐,小猪模样,憨憨笑着,背上开道细口。灰尘落下,我吹了口气,它还是老样子,沉甸甸的。

摇了摇,里头哗啦啦闷响。这声音我熟,像许多小秘密挤着说悄悄话。想起这是女儿小学时买的,她总爱把找零的硬币一枚枚塞进去。后来她大了,罐子就退到书架顶上,一待好些年。

我把罐子放上书桌。午后阳光斜照过来,给它镀了层金边。忽然想找家里还有没有散硬币,一番翻箱倒柜,在沙发缝里找到一枚五角,在大衣口袋摸到两个一元,在抽屉深处翻出几枚旧版一角。它们亮晶晶散着,像被遗忘的时间碎片。

捏起一元硬币,把它对准小猪背上细口。“咚”一声闷响从罐子深处传来。不脆,不清亮,是那种实在的、沉下去的声音。接着细微滚动,叮当碰着里头同伴,最后安静下来。我忽然明白女儿当年为什么乐此不疲。这声音,这手感,和手机屏幕上数字的无声跳动,完全是两回事。

一枚,又一枚。我慢慢投着,听那一声声“咚”。每一声,罐子就似乎往下沉一点。那种重,手臂能实实在在感觉到。想起小时候,父亲也有个铁皮盒子,绿漆有些脱落,印着牡丹花。他不时会理些零钱放进盒子,放时总说:“积少成多。”那时不懂,现在抱着沉甸甸的罐子,忽然懂了。

父亲那代人,信这个。信一分一厘的实在,信时间能把零星变成整块。他们不着急。买辆自行车要存半年,添台电视得攒一整年。可看他们打开盒子数钱时的神情,眼睛里有光,那光里有盼头,有踏实,还有种对自己耐性的赞许。现在的我们呢?点几下屏幕,东西明天就到门口。方便是真方便,可那种像种庄稼一样、看着它一天天长出来的欢喜,好像也淡了。

忽然想起女儿第一次打破储蓄罐的情景。那时她刚念初中,想买套精装《西游记》。钱不够,她咬着嘴唇,举起罐子又放下,犹豫好几次。最后闭着眼一摔,“哗啦”一声,硬币滚了一地。她蹲在地上,一枚枚捡,捡着捡着笑起来,抬头说:“爸,原来我有这么多!”

那笑容我记得清楚。不单因为钱凑够了,更因为那些硬币,每一枚她都能讲出来历,这几元是春节爷爷给的,这些是考试考好妈妈奖的。它们不是冷冰冰的数字,是带着体温的记忆。

我把小猪存钱罐放回书架,放在伸手能够到的地方。也许哪天,会再找些硬币喂它。不为存多少钱,就想听听那声“咚”,想感觉那种慢慢变重的踏实。

黄昏了,天光暗下去。书架上的小猪静静坐着,在渐浓的暮色里,像个守口如瓶的伙伴。我知道它肚子里装着的,都是好时光。



葱郁。精灵摄

时光

## 冬天里的“花”

□靳义堂(宁夏银川)

冬天的田野上空荡荡的,只有一望无际的小麦苗铺满了原野,所有树木的叶子都落了,只有枝枝丫丫在寒风里轻轻地摇摆着,像一把把扫帚,把天空打扫得十分明净。偶尔一只不知名的小鸟落在树杈上,东张西望一番,“倏”的一声飞走了。

野外再也找不到任何可以解馋的东西了。过一段时间我们会央求母亲炒一碗黄豆。如果家里没有黄豆,母亲会给我们炒一碗玉米粒。

其实我们不央求母亲,靠自力更生也能吃到比炒玉米粒好吃的东西,那就是爆米花。

那时爆米花的人一个冬天会到村里来几次,炉具往村口一支,炉子点起来,不用吆喝,就会围上来一拨小屁孩,这时就会有一两个娃跑回家要爆米花吃。这时你就会看到一个头发刚刚梳过,腰里没系遮腰带的中年妇女,一只手端着一碗玉米,一只手拿着筛子,衣襟被小男孩牵着,摇摇摆摆地朝这里走来。

爆米花的人一手拉着风箱,一手摇着铁罐,孩子们围了一圈,目不转睛地盯着那个在炉火上旋转的铁罐,在寒风里感受着炉火散发出的点点热量,等待着一个时刻的到来。

终于,“爆米花的”把铁罐正转三圈,倒转三圈,将罐身一拧,把罐口伸进一个破口袋里,一只脚踏住罐脖子,一只手拿一节铁管套在罐盖的把手上。这时围在周围的小屁孩们向后退一步半,用又脏又红肿的手捂住耳朵,嘴唇上吊着鼻涕,眼睛盯着铁罐,只听“嘭”的一声巨响,喷出一大股白气,玉米花也崩向四周,孩子们猛扑在地上,两只手去抓崩在自己跟前的玉米花。那个牵着他娘来的小男孩大喊:“甭捡甭捡,我的我的,都是我的!”谁管他,先塞进嘴里再说!

那时我常常纳闷,“爆米花的”用的口袋怎么老是破的呢?破洞为什么不用针线缝住呢?那样不就不会把人家的玉米花崩到外面去了吗?现在想想,这可能是他狡猾,你想啊,没有那些从破洞里崩到外面的玉米花,怎么能吸引来这么多围观者,这可都是潜在客户啊。

四季

## 叶子的记忆

□王贞虎(重庆)

那棵银杏树原本被藏在一片倒塌的操场后方。瓦砾把操场压成一个无法辨认的名字,但银杏好像不在乎这些。它长得很慢,也长得像什么都不需要解释。叶子散落下来的时候,一点声音也没有,就像每一片叶子都有自己的落点,不问秋天,也不问曾经发生过的巨大崩解。

老人说那是民国时期留下的树。我不确定。我们的城市被太多历史留下过什么,有些留下方言,有些留下文化,有些留下植物。最沉默的是植物。银杏是这样的树,一直站着,直到我们忽然觉得它可能是个见证者。那一瞬间,我甚至想问它是否还记得被火光卷过的风景。

我遇见过一株明日叶,在山上。风太强了,什么都不说,什么都不能留。那片叶子大得不像本地植物。山上的老人说那是风带来的种子,不知道是谁的遗忘或谁的秘密。

我想,那些来自山上的药草,本来就是为了回到山上。风灾后的村落只剩下一些铝皮屋与过度安静的山。明日叶就在这些沉默的建筑旁长出来,叶脉像写过太多信却没寄出的纸。

我们太容易相信植物是活着的装饰,而不是活下来的证据。曾经,我听一位老人讲他的故事。他说那时候身体里住了很多不该说的话,一开口就咳血。墙边的石缝里长出鱼腥草,像一个不怕被听见的名字。他说那草有一种冷冷的信念,好像被人拉出来烧掉也无所谓,因为只要下一场雨,它就会再长回来。他说他从不敢跟人说他靠草活着。

日本福岛核灾后,植物学家开始研究鱼腥草的反应。他们在某些辐射检测区里发现,这草的根长得特别深,像是在寻找地下某段未曾曝光的黑影。我想,那可能只是植物的直觉,比人类更

早察觉哪里不能住,哪里必须离开,哪里只能静静等待时间腐败。

有一次我梦见银杏会说话,但它说的语言不是英文,也不是中文,是一种风语,像落叶摩擦过河流,像邻居爷爷在呼吸器后说出的浊音。我听不懂,但我知道那不是教人记住,而是教人放下。

植物不是为了被纪念而长出来的,它们只是尽量不死,好让人知道还能活着。

曾在某条山径上遇见一整排枯死的银杏,有人说那是土质改变所致,也有人说是地下水断层。我蹲下来抚摸那一株还有叶子的银杏,叶子脆得像玻璃。我忽然想起,那年汶川大地震后,也有学生说,在校园某处的银杏竟开了一次不属于当下季节的花。像是在焦土中拼命记录曾经发生的光。

而光,是最难记住的东西。

我们常说灾难,但其实灾难只存在于说出来的那一瞬。更久以后的,是残余的气味、被遗忘的名字,还有一种身体记得,但语言不记得的痛。植物接收了那些痛,藏进种子与茎的分岔处,静静地在下一次风来时,把它传出去。

这样想来,那些落在城市的银杏种子,也许不是移植,而是传递。不是过去的纪念,而是现在的抵抗。

所以我会记住那棵银杏倒映在校舍残墙上的样子,像一则没有结尾的新闻;记住明日叶在风中转身的姿态,像一封写给未来的信件;也记住鱼腥草在石缝里发出一点苦气的声音,像一首被困之人唱出的旧调。

因为人会忘记,叶子不会。因为叶子不说话,所以不会撒谎。因为草不会写字,所以它的记忆,不会涂改。